

中国当代作家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
中国当代作家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

东风嫁

刘庆邦 著

刘庆邦

东风嫁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

东风嫁

刘庆邦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风嫁/刘庆邦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4.6

(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5559-0037-5

I.①东… II.①刘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4968号

选题策划 陈 静
责任编辑 张恩丽
责任校对 赵红宙
装帧设计 刘运来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邮政编码 450011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bs.cn>
电子信箱 master@hnwybs.cn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9.5
字 数 245 000
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



作者简介

刘庆邦，作家，一九五一年生于河南沈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《远方诗意》《平原上的歌谣》《红煤》《遍地月光》等七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《梅妞放羊》《遍地白花》《响器》《黄花绣》《麦子》等三十余种，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。曾获得鲁迅文学奖、老舍文学奖等三十余种奖项。多部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、韩、俄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国文字。现为煤矿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

“中国当代作家长篇小说/中短篇小说典藏”

丛 书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---|
| 《笨花》 | 铁 凝 | 著 |
| 《情感狱》 | 阎连科 | 著 |
| 《疼痛与抚摸》 | 张 宇 | 著 |
| 《平原上的歌谣》 | 刘庆邦 | 著 |
| 《野草根》 | 徐 坤 | 著 |
| 《秀色》 | 铁 凝 | 著 |
| 《起舞》 | 迟子建 | 著 |
| 《年月日》 | 阎连科 | 著 |
| 《活鬼》 | 张 宇 | 著 |
| 《东风嫁》 | 刘庆邦 | 著 |
| 《一醉方休》 | 徐 坤 | 著 |

目录

麦子	鸽子	信	鞋	少年的月夜	我们的村庄	东风嫁
212	199	186	174	126	68	1
223	211	198	185	173	125	67

—289—

一块白云

—

—303—

—274—

人事

—

—288—

—261—

八月十五月儿圆

—

—273—

—249—

皂之白

—

—260—

—237—

谁家的小姑娘

—

—248—

—224—

看秋

—

—236—

东风嫁

—

米东风暂且收了外出的心,在家里坐等人们给她介绍对象。好比一架风筝,爹当年把她放了出去。风筝风也乘了,天也上了,系风筝的线却还牵在爹的手里。爹说一声收,就把风筝收了回来。米东风意识到了,她的命运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。至于往哪里转,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。还拿风筝作比,牵风筝的线虽说没有断,但这风筝不是那风筝,今日的风筝与往日的风筝已无法相比。不管风筝飞得再远,放得再高,迟早是要落在地上的。这是不是她米东风的宿命呢?

米东风哪里知道,爹为她张罗着介绍对象,从年前就开始了。过年是一个好时机,因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从外边回来了。现在干什么都爱拿资源说事,米廷海也把资源的说法学会了。拿搞对象的事来说,两方面的资源必不可少,一方是男孩子,一方是女孩子。平日里,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在外地打工,本

地的资源就无法实现对接。过年时,两方面的资源都回来了,对接就有了机会。米廷海瞅准时机,早早就行动起来。他穿上新衣,围上新围巾,戴上新帽子,把自己收拾得像一个新郎官一样。他在两个口袋里都装了名牌子的香烟,看见熟人,就把香烟递上一支,跟人家拉一会儿话。他并不是一上来就说到他闺女,就让熟人给他闺女介绍对象,那样会显得太直白,太急切,好像他的闺女嫁不出去似的。他把主题隐藏着,先说些别的话,问问人家孩子的情况。等熟人问到他的孩子了,他才装着顺便把女儿米东风的情况说一说,托请人家帮米东风介绍一个对象。遇到这种情况,熟人一般是不拒绝的,香烟还叼在嘴上,并不取下来,嘴的另一边不耽误说好、好。每说一个好,嘴角就冒出一股烟。风一吹,烟就散了。米廷海清楚,这样托人给米东风介绍对象,别人当回事的概率很低,他托给十个人,能有一两个上心就不错了。可是,米廷海不这样做又不行,有枣无枣打三竿,兴许能打下一颗枣来呢!他们这地方的规矩,给自己的孩子找对象,必须通过一个媒人。有媒人牵线,双方的父母才不失尊严,才有回旋的余地。没有省略媒人,直接给自己的孩子介绍对象的。若有人看上了一个小伙子,直接给自己的女儿介绍,不把人的嘴笑成兔子嘴才怪。

年前的集市最热闹,米廷海愿意到集市上走一走。他关注的不是年货,而是从城里打工回来的小伙子。在平常日子,到镇上赶集的多是一些老头和妇女。年集就不一样了,集上一下子集中了不少生机勃勃的小伙子。那些小伙子穿得都很周正,神采都很飞扬,花钱也很大方。看到一个小伙子,米廷海就禁不住把人家打量一下,并把小伙子与米东风联系起来。赶年集使米廷海的信心增加不少,他相信,满大街的小伙子,一定会有一个适合做他的女婿。

米廷海除了广泛地托人为米东风介绍对象,他还有目标地做一些打听工作。打听到邻村谁家的儿子还没有对象,年龄又和米东风相仿,就专门托人,找上门去,为米东风牵线。张庄有一个张小伙,大学毕业后却没有找到工作,东一

头西一头在城里漂泊。米廷海认为张小伙对米东风来说是合适的,张小伙的学历虽说高一些,但找不到工作,挣不到钱,学历高有什么用!不料媒人跟张小伙的父母一提,差点被人家的父母赶了出来。张小伙的父母认为,这简直是对他们张家的侮辱,他们的儿子就是打一辈子光棍,也不会娶米廷海的闺女做老婆。李营有一个李小伙,初中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,跟着姐夫在城里开大货车。米廷海在年集上看见过李小伙,李小伙手上戴着金戒指,脖子上挂着金链子,看样子钱挣了不少。只是李小伙的形象差一些,短胳膊短腿短脖子,还是一个大肚子。大学生攀不上,只能退而求其次,李小伙这样的也凑合吧。米廷海新托了一个媒人,塞给媒人两盒好烟。这个媒人对米东风的情况有所了解,知道李小伙不会要她。只拿到两盒烟,媒人不会跑那个腿。媒人提出,让米廷海出一点中介费。媒人说: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,买地要中介费,买房要中介费,介绍对象不出中介费也不成。米廷海给了媒人一百块钱,说有情后补。媒人说:好事成双,你给个单数算咋回事!米廷海心想这个媒人手够长的,嘴上却说自己糊涂了,给媒人又掏了一百块钱。媒人越过了李小伙的父母,直接找到了李小伙。李小伙听说给他介绍的是米东风,立即哈哈大笑,就差把人嘴笑成兔子嘴。媒人指着李小伙,说看把你小子乐的,你说吧,你怎样谢我。李小伙说:我还谢你呢,不用你两个嘴巴子就算不错了。媒人说:米东风技术一流,你要是娶她做老婆,她一定能把你的硬柿子伺候成软柿子,再把软柿子伺候成硬柿子。李小伙说:听你这样说,你是不是把米东风的技术领教过了?媒人哎了一声,说不要瞎说,我是受米廷海之托,来给你介绍对象的,同意不同意,你说一个准话,我好跟米廷海交代。李小伙说:你就这样跟米廷海说吧,我要是在城里碰见米东风,老乡见老乡,玩一把还可以,想给我当老婆,滚她的十万八千里去吧。媒人说:好,有你这句话,我就可以向米廷海交差了。

媒人给米廷海留着面子,并没有把李小伙的原话学给米廷海,只说李小伙

不同意就完了。米廷海没有细问李小伙为什么不同意,更不敢问李小伙说了什么话,他怕自讨没趣。他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:米东风是个好孩子,好孩子。至于米东风在城里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,米廷海是明白的,但他从没有问过米东风。他怕伤了女儿,也怕伤了自己。他所能做的,就是使劲欺骗自己。欺骗自己可以,哪怕把自己骗得自己追着自己的尾巴转,都没人管他。想骗别人就不那么容易。花开不能在屋里开,花开只能在太阳底下开。一朵花是黑还是白,十里八里的人谁不知道呢!连托两个媒人给米东风介绍对象都不成,使米廷海的紧迫感又增加了几分,也促使他继续下调给米东风找对象的标准。反正他下定了决心,坚决不许米东风再外出了,千方百计也要给米东风找一个人家。人说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,他给米东风找不到别的出路,好像只有嫁人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。

之后,米廷海又给米东风找了一个对象,是王楼的王新开。王楼离米廷海所在的村庄只有三里路,米廷海早认识王新开。以前米廷海之所以没把王新开列为备选对象,是觉得王新开的个人条件和家庭条件都差一些,他把眼皮底下的王新开排除在外了。王新开只上过四年小学,所认识的一些字恐怕早就变成了死蚂蚁。王新开也出去打过工,进过砖窑,下过煤窑。但他在外面总是干不长,转一圈就回来了。他除了学会了喝酒、打牌,没挣下什么钱。别人家的房子不知翻盖了多少遍,从草房到瓦房,从瓦房到平房,又到楼房。他家的房子呢,只把草顶换成了瓦顶,弄了个驴屎蛋子外面光就拉倒了。王新开的爹不在了,家里还有一个老娘和一个身有残疾的弟弟。王新开虚岁二十四,比米东风小两岁。王新开的娘也很着急,也是到处张罗着给儿子找对象。米廷海把为米东风找对象的标准一降再降,降到王新开这一级,王新开才收尽庄稼露出草一样显现出来。米廷海重新把王新开掂量了一下,觉得王新开并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。王新开的身体是结实的,个头也不低。他的弟弟王新会有残疾,他一点残

疾都没有。王新开家是比较穷,但穷有穷的好处。穷人家的孩子找对象才不那么挑剔,才会把娶到的媳妇当宝贝,才会踏踏实实过日子。米廷海也有不明白的地方,他和王新开的娘都急着为自己的孩子找对象,王新开的娘为何不托媒人到他们米家求亲呢?难道人一着急,只顾往远处打量,反而把眼前的风景错过了?有心托人去找一下王新开的娘,暗示她主动到米家求亲,又怕弯子绕多了费事,画虎不成反类犬,不如自己托媒人到王家说媒好一些。

米廷海这次托的媒人不是一般的人,是村里的村主任。米廷海知道村主任爱喝酒,一张脸三天两头喝得像新鲜的牛肝子,两天不喝酒,急得都要拿自己的脸当下酒菜。这天午前在镇上,米廷海一把将村主任的手捞住了,说一把手,今天中午我请你喝酒。村主任把米廷海看了看,说:你喝酒不行,咱俩喝不起来。有啥事,你只管说吧。米廷海说:我请你喝酒,你都不给我面子,我还有啥可说的。你说我喝酒不行,我认为你是看不起老百姓。就你那点酒量,跟你爹比差远了。我跟你爹在一块儿喝酒的时候,你还光着屁股在泥巴窝里摸泥鳅呢!村主任说:你先别吹,你说你能喝多少吧?你知道吧,现在是数字化时代,干什么事情都要量化。米廷海说:我不懂什么量化不量化,反正你喝多少,我比你一点都不会少。村主任认为米廷海态度还可以。

在一个小酒馆刚坐下来,村主任说:我知道你找我说什么事,你先不要说,看我猜得对不对。米廷海前后看看,见没人注意他们,让村主任说说看。村主任示意米廷海把头靠近他,他和米廷海咬了一会儿耳朵。村主任嘴里哈出的热气弄得米廷海的耳朵有些痒痒,但村主任这种跟他很贴耳的样子又让他觉得受用,这会儿他倒希望在小酒馆喝酒的人能注意到他们,看看他们村的村主任就是这样跟他说话的。村主任把耳朵咬完了,才把声音放大,问:怎么样?米廷海表示服气,说:选你当村主任真是太对了,村民有什么事都装在你心里,你真是人民的好村主任。酒还没上来,用陈年的粗茶梗子沏成的茶先上来了,米

廷海端起一杯茶,说来,我先敬你一杯茶。村主任不喝茶,说喝茶算什么,一股子马尿味儿。米廷海扭头催服务员快点上酒。酒是村主任点的,是村主任平日里爱喝的一种酒。酒上来后,他们二人锵锵连着碰了三杯。村主任说:你不用说,我就知道你已选好了目标,而且我知道目标是哪一个。这次村主任没再和米廷海咬耳朵,而是夹起一块凉拌的猪耳朵放在嘴里嚼。把猪耳朵嚼碎咽了下去,村主任才说:王楼的王新开,对不对?米廷海本来也要夹一块猪耳朵吃,听村主任这么一说,他的筷子走到半道就停下了,两眼瞅着村主任。村主任说:你不要看我,我又点到你的穴位了吧?米廷海说:村主任,你太厉害了,太有水平了,看来这个事求你真是求对了。村主任说:对不对还很难说,这个媒人我恐怕当不了。你们两家离得太近了。做亲戚宜远不宜近,太近了互相知道底细,俩眼齐睁着,亲戚就很难做成。我的话你明白吧?村主任一说到底细,米廷海就明白了村主任话里的意思。村主任所说的底细,当然是指米东风的底细。相对他这个当爹的而言,米东风的底细就是女儿的底细。对于女儿的底细,他知道,又不知道。不管是知道的,还是不知道的,他都讳莫如深。他没说明白不明白,只跟村主任说:来,喝酒。又说:这个媒人我只能请你当,谁让你村主任呢!你当村主任,就得为老百姓办事。米廷海拿出二百块钱,往村主任手里塞。村主任不接,说这样不好。米廷海改把钱塞进村主任的口袋里,说:这是一点小意思,等你把媒说成了,我会重重感谢你,我们一家都会记着你的恩德。村主任的口气有所松动,答应去说一下试试。米廷海特别交代村主任,千万别对别人说是他托了村主任,若是被王新开知道了,会太长那小子的志气。村主任说:你这话多余,我罚你一杯。

村主任自有村主任的招法,不知他使用了什么招法,王新开没有完全拒绝,磨磨叽叽,答应与米东风见个面,谈一谈。当村主任把话回给米廷海时,米廷海并没有显得太高兴,反而是一副苦样子,说:说实在话,我对王新开那孩子并不是很满意。村主任差点骂了米廷海,说卖方买方都是你,你的舌头就来回转吧。我告诉你,过了王楼这个村,就没有第二个王新开了,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。王新开是娶米东风当老婆,又不是娶你,你满意不满意有什么关系。你打听打听,天下的老丈人有几个对女婿满意的?你要是犹豫,我不管你的事了。米廷海差点拉住了村主任的胳膊,说别呀,你说个时间,让两个孩子见个面吧。我还要听听我们家东风的意见,这是关系她一辈子的大事,她点头了才行,她要是点头,谁都不能按她的头。村主任挥了一下手,把米廷海的话斩断了,说拉倒吧你,我还不知道你肚子里有几个屁。你跟别人不说实话,跟我也不说实话。什么东风点头不点头,一切还不是你说了算。要不是你死要面子,非要给东风找对象,东风才不会在家里待着呢!米廷海说好好好,别说了,一切都听你的还不行吗!

米廷海以前托人给米东风介绍的几个对象,因遭到回绝,米廷海瞒得严严的,没有给家里人说。打碎的牙往肚里咽,米廷海还咽得起。降格降到王新开这里,王新开没说不跟米东风见面,米廷海才回家对米东风讲了。米廷海刚提到王新开,妻子就说:不行不行,那孩子没啥出息。米廷海皱起了眉头,狠狠剜了妻子一眼,并把手一挥,像村主任斩断他的话一样,把妻子的话斩断了,说:你知道什么,不许乱插嘴!妻子的样子很不服气,说:他娘也是个老猴精。米廷海继续压制妻子,说:你有完没完?你要是了解情况你说吧,我不说了。你走吧,该

干啥干啥去。妻子身子动了动,却没有走。她的脖子梗了一下,仿佛在说:我不走,事关我闺女的大事,我干吗不能听听。米廷海强调,王新开这个对象,是村主任亲自介绍的。作为全村的行政一把手,村主任轻易不会为别人介绍对象。村主任为谁介绍对象,就是对谁的信任,这本身就是一个荣誉。村主任站得高,看得远,他看人不会看错。村主任既然亲自出马为米东风介绍了王新开,起码表明王新开这个人还是不错的,是有前途的。米廷海说,他也认识王新开,对王新开的情况知道一些。他说王新开是一个身体健壮的人,挑百八十斤的担子恐怕不成问题。这从王新开走路的姿势就看得出来,他走路一步是一步,每一步都踏得很实。王新开还是一个可靠的老实人,他外出打工没挣到钱,正好说明他老实。说到这里,他紧接着的思路是,凡是挣钱多的人,都不老实。他突然刹车,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说下去。因为他想到了眼前的米东风,要是把话说出来,就等于把米东风也捎带了。米廷海说他承认,王新开的家庭条件是差一些,但条件差不怕,条件是可以转化的。有句话说得好,不怕家里穷,就怕两口子拧不成一股绳。只要拧成一股绳,就可以由穷转化成不穷。他又举自家的例子,说他们家十几年前家庭条件也很差,现在不是不差了吗!

爹说了这么多,米东风只能听。出去打工多年,她对邻村的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她不但没见过王新开,对王新开这个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。听爹的话味儿,爹对王新开已经很满意。爹不是站在她的立场上,对王新开进行挑剔。爹好像站到了王新开的立场上,在说服她嫁给王新开。爹说村主任是媒人,她没看见村主任,也没听见村主任说一句话。爹的做法倒更像一个媒人。爹说完了,让米东风准备一下,跟王新开见一个面,谈一谈。米东风问怎么准备。爹说:你不用化妆,也不用洒香水,穿一般的衣服就行了。有一点要记住,不管他问你什么话,你先过脑子后过嘴,该说的说,不该说的,一句都不要说。娘说:你说话得硬气一点,不能老是顺着他的话说,得让他顺着你的话说。你问问他,人家的

房子都翻盖了，他家的房子为啥没翻盖。谈不成就不说了，要是两个人都没意见，你得提出一个条件，让他和他娘分开过。要是他娘跟你们在一个锅里要勺子，你们连一天都不会安生。

米东风和王新开见面的日子定下来了。米廷海提出，让王新开到他们家里去。他们这里的规矩，相亲的男女第一次见面，必须是男方到女方家里去。这个规矩是要求男方放低姿态，也是上门求亲的意思。同样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没有女方到男方家里去相亲的，世上只有凤求凰，而没有凰求凤的道理。如果有女的跑到男方家去相亲，那就显得太没价值了，只会被人看不起。米廷海的想法是，他们家有楼房，有客厅，有沙发，条件是优越的。优越的条件，加上是主场，会给米东风带来心理上的优势。同时会给王新开带来心理上的压力，让他明白，他不过是一个穷小子，能找到一个老婆就该谢天谢地。村主任派人把话过给王新开，不料王新开坚决不同意到米家与米东风见面。至于为什么不愿去米家，王新开没说理由。不愿意就是不愿意，也许不需要理由。王新开还提出，除了不在米家和米东风见面，也不到集上和米东风见面，凡是人多的地方他一概不去。那么，王新开选择什么地方和米东风见面呢？他选择的是南河岸边一座老式的废弃的砖窑，砖窑的窑洞子是空的，他可以在那里和米东风见面。米廷海一听王新开选择的是那么个鬼地方，心里悸了一下。前年秋天，窑洞里发生了一桩命案。当地的一个闺女被人在窑洞里强奸了，掐死了，还堆上玉米秆子把尸体烧得头不是头，脸不是脸。王新开又不是不知道窑洞里发生过命案，他干吗要挑那个地方跟米东风见面呢？他怀的是什么样的心理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米廷海当然不同意让米东风与王新开在那个杀人焚尸的场所见面，他说那个地方太不吉利。就这样，双方还没见面，较量就开始了。较量的结果是米廷海做出了妥协。王新开说了另一个相亲的地方，是在南河的河坡里。王新开放出话来，他说的这个地方，如果女方再不同意，这个面他就不见了。米廷海